

破界与融合——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逻辑与路径

张 利, 姚克俭

会宁县八里湾乡初级中学, 甘肃 白银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博物馆资源赋能乡镇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实基础。立足“破界”与“融合”, 深入分析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成长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 构建“资源数字化、技术本土化、协同常态化、需求精准化”的实践路径, 推动博物馆资源与乡镇青少年成长需求高度融合,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

数字化, 博物馆, 乡镇青少年, 实践路径, 文化功能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erging—— The Logic and Path of Museums Empowering Township Youth in the Digital Age

Li Zhang, Kejian Yao

Baliwan Township Junior High School, Huining County, Baiyin Gansu

Received: May 26,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useum resources to empower the healthy growth of township youth. Based on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integration,” it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empowering township youth in the

文章引用: 张利, 姚克俭. 破界与融合——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逻辑与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7): 196-202. DOI: 10.12677/ass.2026.157563

digital era, building a practical path of “resource digitization, technology localization, normalized collaboration, and precise demand,” promoting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museum resources with the growth needs of township youth, and fully leveraging the museum’s cultural functions.

Keywords

Digitization, Museum, Township Youth, Practice Path, Cultural Fun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博物馆资源赋能乡镇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坚实基础。博物馆作为承载人类文明、传递文化价值和赋能社会教育的核心载体, 正在突破固有之形态, 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重要载体。《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主张中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学习, 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乡镇青少年作为数字时代参与乡村建设的未来力量, 其文化涵养的提升与创新思维的培育, 离不开优质文化的哺育。然而, 当前博物馆教育面临着资源分配不均、服务范围局限、文化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现实难题, 导致乡镇青少年缺少博物馆的文化浸润。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发展, 博物馆的“打开方式”正在被重塑。为此, 本文立足“破界”与“融合”, 深入分析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成长的内在逻辑, 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 为推动青少年全面发展、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助力乡村建设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思路。

2. 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核心逻辑

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其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打破博物馆资源的“地域阻隔”、“机构壁垒”与“时间限制”, 实现文化资源的跨区域共享、教育场景的多维度融合和成长需求的跨层级供给, 推动实现博物馆资源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互动形态[2]。

1) 理论逻辑: 文化遗产与社会教育的价值追求

《博物馆条例》指出, 博物馆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研究、欣赏”的价值追求, 承载文化遗产与社会教育的核心职能, 关涉教育公平与价值培育。从历史维度来看,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始终注重青少年的思想品德与价值观念教育, 并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未来发展与社会角色选择[3]。

以文化遗产为中心的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成长, 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文化下沉, 引导与教育广大乡镇青少年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立文化认同。博物馆馆藏的文物、史料与特色资源, 都是承载文化的鲜活载体。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馆藏资源的“活”用, 跨越城乡距离, 满足乡镇青少年的文化需求。

以社会教育为重心的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成长, 旨在打破博物馆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现状, 实现博物馆资源的长效供给。目前, 博物馆的优质资源大多数集中在城市, 乡镇青少年面临“看不见”与“摸不着”的资源困境。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传下去”的育人目标, 从而实现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 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

2) 现实逻辑: 博物馆转型发展与文化浸润的双向奔赴

《关于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调研报告》指出, “我国博物馆事业正加速从传统收藏展示机构向现代

文化综合体转型”[4]。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博物馆的转型发展提供可靠的创新基础,也为博物馆文化浸润乡镇青少年开辟新场域。

数字化转型是博物馆创新发展的有效选择。传统博物馆的馆藏功能,使得博物馆文化的传播,面临受众局限、体验单一、传播乏力等问题。博物馆资源的数字化发展,能有效弥补了传统博物馆静态展览的局限,实现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乡镇青少年群体是博物馆拓宽受众群体、传播博物文化与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从文化传播走向教育普及、社区服务和社会融合[5]。该举措可以有效推动博物馆转型,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博物文化能够涵养乡镇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培育创新思维。与城市青少年成长环境相比,乡镇青少年的生活场景呈现单一化特征,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文化资源、前沿科技产品很少,其认知视野、文化基础、价值追求与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博物馆作为“立体教科书”,利用丰富的展陈资源和沉浸式体验场景,拓宽乡镇青少年的眼界,提升思维认知与知识水平,培育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涵泳道德品质与思想境界,明确价值追求与人生意义。当前,乡村研学作为日常教育教学的内容,正在扎实推进,但依然存在博物展览有陈列无特色、文化传播有叙事无体验等问题,难以满足乡镇青少年的内在需求,而数字化赋能能有效弥补该短板。

3) 技术逻辑:数字技术搭建“破界”与“融合”新场景

大数据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更新,尤其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博物馆”的创新实践提供技术支持。各大博物馆都在尝试探索文物“活起来”和文化“火起来”的创新实践,塑造博物馆文化的新型体验方式,推动文博场馆成为文化创新表达的新场域。而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其核心在于搭建“破界”与“融合”的新场景。

于“破界”而言,数字技术能够打破博物馆的空间区隔、资源壁垒与时间限制,以“云展览”(包括线上展厅、数字馆藏、云端研学等)的形式,使乡镇青少年通过网络实现遍赏博物展品、深观博物文化、建构博物精神的需求,以数字化的“文物”实现资源整合与文化呈现,形成可共享、可传播与可复用的博物文化资源库,有效解决乡镇青少年博物馆资源匮乏的问题。

于“融合”而言,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博物馆资源整合,推进“文化+科技+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融合AIGC和VR/AR的沉浸式体验、数字互动游戏、超高清技术、线上互动课程等诸多形式,依托文博数据,将陈列的文物、历史资料、传统文化等内容,转化为生动、形象、直观的内容,把厚重的博物文化转化为契合乡镇青少年认知特点与学习习惯的知识元素,促进文化学习主动探究转型。

3. 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现实困境

虽然数字化技术为博物馆资源“下乡”提供了技术支持,为博物馆资源的传播方式、呈现内容、价值表达等提供了新途径,也从“认知上实现博物馆科普价值与青少年认知需求的深度契合”[6],但在具体的实践中遭遇了资源、技术、协同与需求等方面的困境,制约博物馆赋能效果的充分发挥,在“破界”与“融合”的实践场景中略显不足。

1) 资源数字化不均衡,城乡供需差距明显

从现实来看,我国博物馆资源数字化建设,面临“数字化参差不齐、资源整合不足”等难题,呈现城市强、乡镇弱的特殊景象。大型城市博物馆在资金保障、技术支持、人才资源等方面存在特别优势,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体系完善,VR/AR技术、AI技术、馆藏资源数字化、互动体验等各方面有成熟的经验;而乡镇博物馆的资源,主要集中在民俗馆、村史馆、纪念馆等,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稀缺的问

题。当然,一些相对落后的村镇,博物馆一般设置在学校,也面临诸如文物稀缺、管理混乱、无法开展数字化建设等问题。同时,集中于城市的博物馆资源,在展陈、导览解读等方面的设计,以城市受众为核心,缺乏针对乡镇青少年思维认知与知识结构为基础的本土化、个性化设计,难以满足乡镇青少年的成长需求。有研究表明,当前已建成的乡镇博物馆普遍陷入“物”的展览与“意”的分离的困境中。“物”的展览,“包括传统的农具、手工艺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等”[7];“意”的分离,意指“物”虽然构成了乡村发展历史与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物”的意义与价值却无法有效呈现,冷冰冰的“物”无法真正吸引乡镇青少年,毕竟他们就生活在“物”所建构的现实生活中。这些就造成了博物馆资源与文化城乡供需的分野。

2) 技术支持不平衡,适配性不足

数字化与智能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技术与未来科技的深度融合,使得“云游博物馆”成为可能。但依然面临“兼具文博知识与数字化技术的专业人才缺失”的难题。有数据显示,“全球仅有21.9%的博物馆拥有全职的数字化工作人员”[8]。从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历程看,1997年,国家教委颁布《中小学学校电化教育规程》¹,推进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电子化;200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²,开设“信息技术课程”,计划于2010年实现绝大多数中小学接入互联网,开启信息技术普及教育;2025年,《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³发布,主张建设“人工智能+科技教育”课程体系。整体来看,目前乡镇博物馆的数字化基础与建设,还存在短板:第一,偏远乡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存在网络覆盖不足、网速受限等问题,导致博物馆资源的开放资源无法即时获取,线上展览、云端研学、3D浏览等服务无法正常开展,阻隔乡镇青少年对数字博物馆资源的获取途径。第二,博物馆的数字化资源,尤其是对技术的应用,主打“高端”与“复杂”,缺乏对乡镇受众群体的分析,导致在资源使用、知识建构、互动体验等方面,无法发挥博物馆资源的实际价值。同时,面对复杂的操作流程,乡镇青少年很难快速接受。第三,部分博物馆数字化资源的开发,重“炫技”,轻“内涵”,忽视了博物馆资源内在的文化内涵,导致乡镇青少年容易沉浸于“物”所呈现的酷炫场景,而忽视“物”的文化意涵,这与数字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主旨相悖。

3) 协同机制不健全,未形成有效合力

2020年,《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发布,主张“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把利用博物馆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摆在工作重要位置”[1]。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是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博物馆、学校与社会等多方协同推进,但根据调研,各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未形成育人合力。于政府而言,缺乏必要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尤其对乡镇博物馆(博物馆资源)等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化资源引入、数字化资源共享等引导力度有待加强。于博物馆而言,注重自身发展但缺乏服务乡镇青少年的意识,数字化资源的推广与使用未形成集中效应,与乡镇学校、村委会建立常态化合作。就学校而言,除了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并未将博物馆文化教育纳入必要的课程体系或课外学习内容,整体缺乏积极开展与重视。同时,教师普遍缺乏将博物馆资源融入日常教学的意识与能力,导致博物馆资源仅被当作课外研学实践的附加内容。就社会而言,广大企业、公益组织并未积极参与乡镇博物馆建设与博物馆资源的引进,缺乏对乡镇青少年必要的文化关怀。总之,政府、博物馆、学校与社会之间权责不明、分工不明,缺乏长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容易出现“各自为政”。

4) 需求对接不精准,赋能效果打折扣

一项调查显示,少部分农村中小學生没有参观过博物馆,乡镇青少年的博物馆资源覆盖率不高。而当前在博物馆资源数字化赋能过程中,乡镇青少年并未获得资源支持,且博物馆自身也缺乏对乡镇青少

¹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199707/t19970714_81876.html

²http://www.moe.gov.cn/s78/A06/jcys_left/zc_jyzt/201001/t20100128_82088.html

³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jcys_jyzt/202511/t20251111_1419878.html

年博物馆文化需求的深度调研。总体来看, 诸多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资源, 其内容与服务设计都更加大众化, 未能深入分析乡镇青少年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认知水平, 更未做到精准对接乡镇青少年的兴趣爱好与乡土文化需求。

中国教育新闻网刊文报道指出, 浙江省杭州市河上镇中心小学的博物文化教育, 依然面临着“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数字技术与乡土文化融合脱节、师生数字素养不高”[9]的现实困境。对学生来说, 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博物馆资源, 也仅仅停留在“看到”和“听到”层面, 数字化技术只是将“物”数字化呈现, 并未实现文化遗产的价值目标。事实上, 河上镇中心小学遇到的问题, 也是广大乡镇中小学青少年成长面临的现实问题。整体观之, 现在已有的数字化博物馆资源, 课程内容深奥, 缺乏乡土文化元素, 讲解形式单一, 无法调动乡镇青少年的参与热情。此外, 乡镇青少年的数字化素养呈现显著的差异化特征。部分青少年因缺乏使用数字化设备及获取数字化资源的能力, 导致本就稀缺的博物馆文化资源难以有效赋能乡镇青少年的成长。

4. 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 结合“破界”与“融合”的核心追求, 需要在资源与协同方面实现“破界”、在技术与需求方面实现“融合”。综合四维发力, 构建“资源数字化、技术本土化、协同常态化、需求精准化”的实践路径, 推动博物馆资源与乡镇青少年成长需求高度融合,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功能, 有效提升青少年的思想素养与文化素质。

1) 资源破界: 推进数字化资源强效配置, 打造特色内容体系

打破城乡博物馆资源的空间壁垒与时间限制, 推动优质的数字化资源“下乡”, 是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

加大乡镇博物馆资源投资建设与数字化资源开发扶持力度。当前, 博物馆资源的缺乏造成了乡镇青少年博物馆社会教育的缺失。为此, 政府应统筹资源分配, 出台针对性政策并设立专项资金, 大力支持乡镇博物馆(含民俗馆、村史馆、特色馆等)的建设。同时, 应积极引进兼具博物馆知识与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对现有资源进行数字化改造, 搭建“云平台”并开发 3D 资源库, 从而实现乡镇本土资源的数据化、数字化与智能化保存及传播。

推动城市博物馆与乡镇中小学、村委会等建立帮扶机制。该机制能够快速实现城市博物馆资源的“下乡”服务, 为乡镇青少年的文化需求提供无偿帮扶。同时, 也可尝试挖掘乡镇特色的文物、民俗、故事等内容, 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化博物馆资源, 贴合青少年的知识期待与生活需求。

基层政府主动作为, 与城市博物馆联建共建, 整合双边资源, 搭建统一的乡镇青少年博物馆文化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 “持续开发数字化体验产品”[10], 分类整理各类展览与馆藏资源, 方便公众查阅, 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2) 技术融合: 加强技术服务, 提升本土化资源的高效利用

突破区域区隔, 立足乡镇实际, 推动博物馆资源、数字化技术与乡镇青少年需求的深度融合, 提升技术支撑力度, 实现博物馆资源的即时共享。

完善乡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技术的实现, 需要依靠稳定的网络。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推动网络建设和网速提升工程, 为乡镇青少年获取数字化博物馆资源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

优化数字技术应用。乡镇博物馆资源的建设方案, 应该摒弃“高端”与“复杂”的设计思路, 打造简单易操作、便捷易懂的服务形式, 主动迎合乡镇青少年的思维认知水平与实际操作能力。

推动 AI 技术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AI 技术为博物馆资源的建设提供了便捷路径。可以尝试将 VR/AR 技术、数字动画技术以及 AIGC 等前沿技术与乡土文化资源深度融合, 引导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文物魅力,

从而增强其文化认同感。

3) 协同破界：多方联动实现资源互通，凝聚育人合力

打破多部门“各自为政”格局，尝试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发展的常态化赋能机制，是博物馆“下乡”的必要手段。

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出台政策并明确各方职责，深入推进博物馆资源数字化建设与文化“下乡”服务。通过提升博物馆资源的利用率，协调推进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健康成长，从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乡村建设的担当者。

强化博物馆服务意识，承担主体责任，树立“下乡”意识，加强与乡镇学校、村委会的专项合作，深入开展数字化博物馆资源的推广与应用，以“云端”研学、文化讲座、实践课程等形式，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和文化普及融入乡镇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

打造学校专属博物馆资源，建立“馆校共育”合作基地，将博物馆的数字资源引入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库，以丰富的博物史料融入日常教学、课外实践、社团活动中，引导与鼓励乡镇青少年主动参与数字化文化体验，培育其数字素养与文化品格。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与企业资源参与，鼓励企业、公益组织等投身于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的相关工作。可以从数字化资源赞助、数字化设备捐赠、数字化产品使用、博物馆文化公益讲解、博物馆文物参观等方面开展赋能工作，为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工作提供资源支持，形成“政府引导、博物馆主导、学校参与、社会支持”的协同发展形态。

4) 需求融合：精准识别青少年需求，提升赋能效应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博物馆“要做好社会教育及传播工作，增加受众黏性是重要途径之一”^[11]。因此，博物馆要深入调研乡镇青少年的成长需求，精准识别与掌握其实际需要，实现数字化内容与服务的高标准供给，提升赋能效应，增强育人效能。

开展深入调研，了解乡镇青少年的年龄分布、思维能力、学习水平、兴趣爱好和文化需要，为博物馆数字资源内容设计与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打造分层内容设计体系，以年龄、兴趣爱好、文化需求等为分层原则，设计符合青年成长需要的内容。同时，可以尝试结合乡镇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需要，推进本土文化的数字化建设，增强博物馆资源的吸引力与个性化。

推进数字素养培训，将数字化设备使用、数字化资源获取作为文化普及的前置工作，加强技术技能训练，引导青少年通过熟练使用数字化手段，享受博物馆文化的时代红利。

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实现“馆校共育”、“馆村共育”的双向互动。博物馆应深入了解乡镇青少年的实际需求，积极探索意见反馈与资源动态优化的新方案，从而推动数字化资源与服务的迭代升级。同时，乡镇青少年应避免陷入技术迷思，在数字化技术中坚守文化初心，回归真实生活世界。

5. 结论

数字化时代博物馆赋能乡镇青少年成长，实质是一场“破界”与“融合”的实践探索，即打破地域区隔、资源限制、技术普及的现状，让博物馆文化资源“下乡”，实现教育质量与文化遗产的核心目标。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数字技术实现博物馆资源的推广使用，精准对接乡镇青少年的实际需求，凝聚育人合力，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提升育人质量，让博物馆成为乡镇青少年成长路上的文化灯塔。

基金项目

白银市社科联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项目编号: 2560915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EB/OL]. 中国政府网, 2020-09-3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20/content_5552654.htm, 2026-06-10.
- [2] 王秀伟. 数字化赋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N]. 光明日报, 2025-09-30(006).
- [3] 曹丽芳. 浅议青少年教育在博物馆教育中的重要性[J]. 中国民族博览, 2018(2): 223-224.
- [4] 杨晓琳, 钟国文, 王犂, 张衍, 于玲燕. 关于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调研报告[EB/OL]. 中国国家博物馆. https://www.chnmuseum.cn/yj/xscg/dybg/202604/t20260413_278941.shtml, 2026-06-10.
- [5] 梁雁路. 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现状与提升[J]. 人民论坛, 2025(6): 107-109.
- [6] 赵航, 张鹏骞, 魏永莲. AI 赋能博物馆新媒体: 青少年科普工作的优化路径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26, 12(4): 34-37+59.
- [7] 毛若寒.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视野下的乡村博物馆: 脉络、特征与方向[J]. 中国博物馆, 2025(1): 87-94.
- [8] 谭平解读 2022 年文博数字化报告: 文博行业正走向深度数字化[EB/OL]. 新京报, 2022-08-04.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5951788414655.html>, 2026-06-10.
- [9] 郑巍巍. 未来博物馆重构村小学习样态[N]. 中国教育报, 2025-06-27(005).
- [10] 项久雨. 青年博物馆“热”的“冷”思考[J]. 人民论坛, 2023(20): 90-93.
- [11] 张雪嫣. 新时代博物馆社会教育及传播工作的思考[J]. 出版广角, 2021(13): 65-67.